

清朝道光年间，吴家一国子监生被朝廷任命为知县，生三子。后来长子也做了知县，中了进士的次子做了知州，三子做了监察御史，一门荣盛，光耀闾阎。但到了民国年间，吴家家道中落，我的祖母就是在这时来到了吴家。

祖母三十五岁时，祖父不幸去世。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生活的重担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。但祖母在悲痛之余没有灰心丧气，她下决心要把三个未成年子女扶养成。人。贫穷、饥饿、疾病，像阴霾一样笼罩着这个家，挥之不去。她靠租种的二亩薄地，辛苦劳作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受尽了磨难。直到全国解放了，三个子女逐渐长大成人，日子才慢慢好起来。

祖母看重亲情，有人情味，为人慷慨。家中每来亲戚，不论贫富，祖母从不慢待他们。客人过年时节来，一进家门，必先请他们吃三个溏心鸡蛋或三个油煎鸡蛋。逢到家中没了鸡蛋，祖母就去邻居家借或去店里买（有时还赊）。她老是说“头顶锅而卖，人情大似债”，也就是“有情须还，有恩必报”的意思。

祖母仁心宅厚，对穷人，常怀慈悲之心。尽管我们家也不富裕，但只要有人上门讨乞，必给米或钱，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。遇到算命先生，就请他到家里来给我们算命；次数多了，我们就阻挡，而祖母说，“掐掐八字，养了瞎子”。言外之意是算命先生靠替别人算命维持生计，委实不易，倘若大家都不要他们算命，他们就会失去生活来源。祖母因为

□亲情无边

这些善良和仁慈的举动，备受乡邻们的尊重。

祖母虽是女流，却不乏将帅之才。她胸襟宽广，严于律己，对下辈宽严有度，治家有方。她把三个子女的家庭成员维系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十几号人的大家庭。在大家庭中，那么多嘴要吃饭，那么多亲情关系要处理，这需要一种处事周全、指挥若定的能力。祖母仿佛天生就有这种能力，在她的料理下，大家各尽其责，互相帮扶，和平相处。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大家庭的好处得以显现：我们先住在县城，后随着小姑父调动工作举家迁往罗岭镇；祖母带领我们开荒种地，养殖家禽，有一口饭大家吃，有一文钱大家用，同舟共济，顺利度过了难关。祖母思维清晰，善于化解矛盾，将家庭事务安排得妥帖合理，使家人相处得十分和睦。

祖母对我们要求很严，她反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去池塘里游泳，有时会采取极端的做法。每发现有孩子游泳，她便拿着竹竿追到塘边，赶着游泳者上岸，否则就要拿走岸上的衣服（孩子们下塘都要把衣服全

忆祖母

吴良田

部脱光）。孩子害羞，只好捂着身体紧要部位，瑟瑟地回家，下回再也不敢踏入池塘。长大之后，我们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。祖母也有着异乎寻常的爱心。夏天，为我们扇扇驱蚊；冬天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我们的被窝——儿孙睡觉之前，她先将被窝焐暖和，再让我们上床；好一点的菜要留给我们吃；有人送给她什么好吃的糕点定要留给我们品尝；家门前有一棵小姑栽的枣树，枣子成熟时就请人帮忙摘下来，自己舍不得吃，留着等我们回去吃。

祖母始终支持我们读书，认为读书是一个人立身立命的最紧要的事情。解放前，在生活极度贫困下，她仍省吃俭用支持孩子们读书。那时，父亲读书的大部分费用是武汉的亲戚赞助的，村中保长就指责祖母说“这么大的男孩不去做农活，读什么书？”，祖母置之不理，让父亲继续学业。成年后父亲成了当地有文化的人，又因为出身贫农家庭，当上了农会主席，后出任杨桥中学校长。我的一位表姐学习成绩优秀，考取了当地最有名的中学（由于祖母担心女孩独自异地读书

不安全，将表姐送入了我父亲任职的杨桥中学）。读书期间，罗岭镇的黄梅戏剧团物色到她，表姐便准备放弃学业去唱戏，但祖母坚决不同意表姐弃学唱戏，在祖母的“威逼下”，表姐打消了唱戏的念头。很多年后，表姐事业有成。现在想来，若不是祖母当年的坚持，表姐的道路或许便是另外一番样子了。

待孙子辈有了工作，成家立业了，各自的孩子也长大了，大家庭便分成了三个家庭。但是祖母仍然以其人格魅力吸引着我们，我们常常举办家庭大聚会，围绕在祖母的身旁。儿孙绕膝，其乐融融，祖母在晚年享受着这人间难得的天伦之乐。

农历1995年6月23日下午，本是晴空万里的天气，忽然间雷声大作，病榻上的祖母在阵阵雷声中、在我们悲痛的哭声中安详离世，享年八十九岁。举行葬礼的那一日，送葬的队伍排了好几百米，乡亲们都自发来为她送行。

我相信，祖母的在天之灵若是看到她的后辈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肯定会满心欢喜的。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□凡人素描

老 汤

张建新

老汤，年轻时为县剧团当红小生，模样俊俏，能打善唱。后在某企业谋生，下岗之后，奔赴外地打拼多年，前几年返乡安居。

老汤当年也是一名文学青年，曾写作长部头小说，引起一定的反响。1990年代我作为一小屁孩跟在县城一帮文人后面混，听他们海阔天空，其间与老汤见过几面。之后，老汤慢慢淡出了文学圈，为稻粮谋，多年不曾露面。直至几年前我们在街上偶遇，才又联系上了，此时我已是油腻中年，老汤长我十岁，除了鬓角霜雪，依然是健壮硬朗。

从那之后，和老汤经常联系，自然少不了谈谈往昔岁月，谈谈生活境遇，文学倒是谈得少了，但能感觉到他还有一颗没被岁月流沙吞噬的文心。老汤回乡之后与朋友一起经营一所职校，在校内有一套单门独院的房子，屋前养花，屋后种菜，他优哉游哉地过起了闹中取静的隐居式生活。前年，儿子升入高中，我在学校边租了房子陪儿子读书，他的职校也离我很近，周末没事时他就让我约上老江、老查或小邓去他家，喝几杯酒，打打搅蛋，甚为欢乐。

有一次，去老汤家时发现台阶上趴着的一只黄色土狗，看见我们来了，警惕地跑开。我问老汤养是狗了吗，他说收养的是一只流浪

狗，因为看着可怜，就经常喂东西给它吃，但每次它都远远躲开，等老汤把食物放好离开，才慢慢过来吃，估计是被打怕了，对人这种动物感到害怕。后来，它感受到了老汤的善意，就亲近了许多。老汤和妻子去操场上散步时，它也陪着他们，看来，狗果然是比人有感恩心啊。几个月后，看到老汤写的一篇文章，言语中很悲伤，狗狗多日未回，四处寻找未果，估计是被人打了吃掉了，狗终究还是没能逃脱厄运，这件事也让老汤两口子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去年，老汤离开职校，开了一家小卖铺，专营烟酒，但又不是纯粹的小卖铺，按老汤的理想，他把这里建成了一个朋友相聚的场所，喝茶，打牌，卖卖烟酒，依旧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，于是，我们的阵地又转移到了这里，基本上每天都有朋友相聚，甚是热闹欢乐。

老汤生平有两大爱好，一是爱酒，二是爱唱歌，他的K歌在全国圈粉无数，家中的酒和茶叶不少都是铁粉寄来的，甚至有粉丝专门从遥远北国来小县城看他。老汤的嗓音浑厚，音域宽广，擅长唱草原歌曲，与草原的辽阔自由相得益彰。酒更是老汤必不可少的东西，是他人生的一大趣味。他酒量不算大，但每天

必须要饮一两杯才算是不虚度此日。有一次朋友们一起聚餐，他因身体原因不能多喝，只给他倒了小半杯，喝完之后他又主动讨要，我们不给他倒酒，他趁其妻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自己倒上，之后一再如此反复，其妻在旁告诫阻止，他低声下气地讨价还价：三分之一行不，五分之一？两滴？其态让人忍俊不禁。今年，老汤又爱上了去山上捡石头，他说是去和石头对话，很享受那种感觉，算是他的第三大爱好罢了。

老汤的父亲已95岁高龄，仍是神态矍铄，老汤每天都要下厨做饭，对老人无微不至，老人过得很开心。老汤的妻子在县城一所初级中学当老师，人长得文静柔弱，但在牌桌上却生猛得很，和老汤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，你炸我，我必须得炸回去，不论输赢。牌桌上针锋相对，私下里老汤却经常夸徐

奶单纯善良，对老人家非常孝顺（他称妻子为徐奶），夫唱妇随，相当和谐。他们的儿子在上海谋职，生活安稳，不需他们操心。孩子也继承了老汤的基因，嗓音非常好，有一次老汤将儿子朗读他的小说音频发我听，基本是专业水准。

老汤朋友众多，据点经常人满，所以，要去搅蛋就要尽早过去，名曰抢占制高点，每到周末，这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了。



漫画 解欣欣/作